

骄阳把一抹光影投射在草地上。班布尔高举的镐头划着弧线，刨在腐朽的树根上，一起一落，声声闷响传出很远。不远处，爷爷布日古德骑着老白马，身体前倾，背弯成弓，头垂着，随着老白马抬腿落蹄，身子一耸一耸地，不时发出嘶哑声。别看他布日古德今年已经73岁了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像一只蹲坐在岩石上的草原鹰。树疙瘩对于游牧的牧民来说可是个宝贝，取暖、做饭、煮奶茶，要比牛粪饼、羊粪砖好多了。刚来到夏牧场，没有牛羊粪，取暖做饭就得靠刨树疙瘩来维持。班布尔力气小，稍微大一点的自己刨不动，就给爷爷留着。

爷孙俩相依为命，在夏牧场里放牧着羊群。今天是爷爷放羊，班布尔抽这个空当出来刨树疙瘩。不用天刨，一次就够用十来天。

班布尔刨着刨着，有些累了，一屁股砸在松软的草地上，脸上滚落的汗珠闪着太阳的光亮。

他刚坐下，就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，是从不远处红红的蒿草中传出来的。

班布尔很好奇，缓慢扭过脸，抓起镐头，一步步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。

走着走着，他站住不动了。阳光下，躬着身，像一尊雕塑。

一条筷子大小的小青蛇在红红的蒿草中翻滚着，发出吱吱的惨叫声。小青蛇嘴张得大大的，胡乱地咬着，不停扭脖子、抬头，高高地立起身子向地面，撞向蒿秆，连续的尝试也没能摆脱那片蒿叶的控制。小青蛇的头部被一片红色蒿草的叶子包裹着。那蒿草叶子好像被施了魔法，任凭小青蛇翻来滚去，就像长在背上一样。

好奇心促使班布尔用镐头拨开蒿草，慢慢俯下身。那片红色的蒿叶，竟然是一只经过伪装的红刀螂，颜色几乎与红蒿草的叶子一模一样。

小青蛇的挣扎不再剧烈，慢慢停下来了，嘴里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只有尖尖的尾巴梢还在微微蠕动。红刀螂骑在小青蛇背上，带有针刺的爪子牢牢钳住小青蛇的脑袋，锋利的牙齿在不停地啃咬小青蛇的脖颈，血肉被撕开，已经露出银白色的骨头。

红刀螂停住了，或许是饱了，端起两只长臂，有滋有味地舔舐着沾在尖刺上模糊的皮肉。长在脑瓜顶上的两只大眼睛鼓出眼眶，不用转动就能看到四周的任何风吹草动。两条长长的后腿带着密密麻麻的针刺，一副威武豪横的样子。

班布尔原本对蛇是恐惧的。自家的羊羔就曾被毒蛇咬伤过。以前只知道蛇吃刀螂，今天亲眼看到了刀螂吃蛇。

班布尔伸出右手，抓住红刀螂的脖子向上提。红刀螂还是死死地抱住小青蛇不放，根本没有放过小青蛇的意思。

班布尔用左手掰开红刀螂那带有针刺的一只爪子，却发现红刀螂另一只爪子仍死死地嵌在小青蛇的皮肉里。他将蒿草叶子垫在红刀螂的爪子和小青蛇的皮肉之间，捏住红刀螂的长脖子轻轻一提，红刀螂便悬在空中，那两把刀对着空气挥舞着，圆鼓鼓的肚子不停地摇晃着，晃晃晃晃竟然排出一坨绿色的粪便来。

班布尔一愣神，红刀螂瞬间挣脱出脖子，却没有飞走，趴在班布尔的大拇指上，疯狂地啃咬着指甲盖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

红刀螂突然停住了，将倒三角形的脑袋反转过来，伸长脖子，分明是在看班布尔的脸。又突然把脑袋反转回去，晃动着头顶上一根纤细的触角，另一根在刚才的打斗中已经断掉了。

班布尔喜欢上了这只红色的刀螂。别处的刀螂都是绿色的。这片蒿草是红色的，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刀螂也自然生长成了红色。红刀螂每天趴在蒿冠上装扮成一片叶子，伺机发起进攻，捕捉苍蝇、蚊子、昆虫，肚子天天吃得圆鼓鼓的。

红刀螂在红蒿丛里出生，在红蒿丛里长大，这块领地属于红刀螂。

轻柔的风从山的方向吹来，带来一丝丝的清涼。班布尔慢慢俯下身，抚摸着小青蛇凉凉的脊背。小青蛇没有死，身体还在抽搐，班布尔的心也随着收紧。

他猛然间发现草丛中有了异动，有刷刷的声音，还有异样的响动。班布尔赶紧躲到一旁。

来的是一条大青蛇，焦急地围着小青蛇转过来、转过去，昂着头，吐着红芯子。

来的是蛇妈妈。她看到小青蛇气息微弱，脖子上的伤口已经露出骨头。蛇妈妈竖起头，眼睛盯着班布尔，也好像是在瞪着班布尔手上的红刀螂，不停地吐着红芯子。

蛇妈妈渐渐平静了，低下头，将小青蛇盘绕起来，对接好已经错位的脖子。把剩下的蛇皮复原，遮盖住伤口，还吐出一抹黏液涂在伤口上。然后，将枯草叶子覆盖在小青蛇的身上，便急匆匆地走了。

这一切都被班布尔看在眼里，对蛇妈妈的举动疑惑不解。班布尔觉得应该为小青蛇做点什么，可是一想，自己又能做什么呢？

班布尔转身想回家，让爷爷给自己编个蝈蝈笼子，养着这只勇敢的红刀螂。

跑出去没有多远，隐约觉得草丛中有很多蛇向自己围拢过来，靴子明显被蛇头多次撞击到了。班布尔跑得更快了。突然，一阵疼痛，蛇从靴子的上口处咬到



少年和红刀螂 (水彩画)

林路

了自己。

班布尔从来没有过的恐惧，拼命地哭喊：“爷爷救命！爷爷快来啊！”

布日古德本来好一会儿没有听到镐头撞击树疙瘩发出的通通声，正纳闷呢，突然听到班布尔的呼救，因意一下子跑得精光，抖缰绳，蹿马蹬，腾起一缕烟尘。

牧场里的路弯弯曲曲。布日古德看到班布尔坐在地上，左手抓腿在哭着，知道是被蛇咬伤了。弯腰去抱，没能抱得住，转身喊：“伙计！趴下！快趴下！”声音有些急切。

老白马低着头，走过来，打着响鼻，慢慢地趴在草地上，等着两位主人坐稳，便起身跑到毡房。

风声灌进班布尔的耳朵里，呼呼地响。他仰面躺在爷爷怀里，看见天上的云在追着老白马跑。右手的拇指传来钻心的疼，一跳，一跳，好像红刀螂还在那里啃。

布日古德将班布尔背进毡房。班布尔高高地举着右手，老白马静静地站在门口，向屋里观望，还不时扇动着长长的耳朵。

布日古德默不作声，一边用手挤压伤口，一边用利刀在伤口上刮着，用嘴吮吸着。带有毒液的血水被一口一口地吸出来，吐在地上。

班布尔仰着头，咬着牙，右手仍然高高地举着，配合爷爷给自己处理伤口。他知道，这回自己就没事儿了，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得住爷爷。

布日古德抖动的手臂掩饰不住内心的慌张。从外面跑回来的时候，手里已经抓着一大把开着细碎黄花的龙骨科草，还有开着大朵粉红色的赤芍。布日古德嘴里大口大口地嚼着，手快速地在石板上捣着采来的药材。眼看着草药被捣成绿色的泥浆，嘴角也滴着绿色的汁液。

他用白酒、盐水清洗班布尔的伤口，手仍在抖。将捣碎的草药抹到伤口上，又给班布尔服下解蛇毒的药，手终于不抖了，脸上紧绷着的肉皮松弛下来。

心情一放松，话自然就多起来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说给班布尔听：“蛇有九条命，脑袋掉了，头也会咬人。身子断了，及时对上，还能长上呢。蛇通人性，报仇，也报恩。蛇家族一定以为是你伤害了蛇宝宝，因为你身上残留着小蛇的味道。”

班布尔已经忘掉了被蛇咬的疼痛和恐慌，跟爷爷撒起娇来，让爷爷马上给自己编一只蝈蝈笼子。

布日古德很爱班布尔，班布尔和自己撒娇，转身出去，执行命令一样，不大一会儿，两个人的房间里多了一个蝈蝈笼子，里面还装着一个草绿色的蝈蝈。

班布尔接过蝈蝈笼子，打开笼子门，把一直抓在手里的红刀螂放入笼中。抬头正好碰上布日古德笑眯眯的眼睛，班布尔也笑了，表情很得意。

火炉上的茶壶开始粗声大气地叫喊。布日古德起身拎起壶，红红的牛粪火喷出灼人脸颊的热浪，伴随着向碗里倒奶茶的哗哗声，奶茶的香味飘满了整个毡房。

布日古德放下奶茶碗：“挑战小青蛇的刀螂一定

是一只母刀螂，它肚子里的小生命需要营养，所以它才那么勇敢。等把肚子里的卵都排出去了，用不了几天就会悄悄地死去。到了来年开春的时候，会有很多小刀螂出生。”

班布尔似乎听懂了，也似乎没有听懂。他看着笼子里的红刀螂，心里又想起了那条小青蛇。

班布尔的腿在渐渐消肿，也不那么疼了。每天爷爷出去放羊，红刀螂成了陪伴自己的小伙伴。班布尔发现红刀螂好像能听懂自己的话，喊一嗓子“过来吃东西”，它就拖着硕大的肚子爬过来，很绅士地吃着班布尔抓来的昆虫。特别是吃肉的时候，还不忘摇晃着剩下的那个触角。

第三天，班布尔能走路了，拎着蝈蝈笼子，还有点一瘸一拐的。夏日的草地上，班布尔的影子一摇一晃，他来到红蒿丛看小青蛇。

班布尔发现，蛇妈妈不是不管小青蛇，每天晚上都过来看护小青蛇，用身体给小青蛇取暖。干草叶片上保留着蛇妈妈盘卧的痕迹，草窝里散发着蛇妈妈的温暖。

班布尔经常看着笼子里的红刀螂，他发现，刀螂不那么红了，颜色在一天天变绿、变黄，变得越来越像笼子的颜色。肚子也在变大，一天比一天鼓胀。

一天夜里，他被一阵细碎的声音吵醒，是笼子那边传来的。月光下，红刀螂正用身体一下一下地撞着笼壁。它撞上去，弹回来，再撞上去。肚子拖在身后，让它的动作很笨拙。它停了下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肚子在剧烈地起伏。然后，它又开始撞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班布尔发现红刀螂的肚子上磨掉了一块皮。

这天早晨，班布尔照例去看小青蛇，发现草窝里空荡荡的，小青蛇不见了。一定是伤口好了，被蛇妈妈接走了。

转身离开的时候，班布尔发现拎在手里的笼子空了，红刀螂就在刚才咬破了笼子，跑回了红蒿丛。

班布尔找了很久，满眼都是刀螂一样的叶子，都是叶子一样的刀螂。

回来的路上，班布尔走得很慢。一连几天，班布尔都不说话。一到晚上，梦就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做。

梦到自己左手抓着小青蛇，右手拇指上趴着红刀螂，在草坪上一起玩耍。红刀螂变成了一只翼龙在飞，小青蛇变成一头高大威猛的霸王龙在奔跑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，自己骑着月亮船，在星空中游荡。

秋风追了上来，树枝不再安稳，早黄的叶子开始坠落。太阳愈加热情，火辣辣的笑脸挂在湛蓝色的天空上，天边洁白的云朵显得格外高远。

这天，班布尔放牧的羊群涌进红红的蒿草地，瞬间被染上了晚霞般的红艳。班布尔与羊群保持着距离，尽量远离自己被蛇咬过的地方。

突然，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响，正愣神，胸口被一个东西撞击到了。

原来是一只红色的刀螂，四只爪子牢牢地抓在衣服上，吊挂在胸前，头向上仰着，鼓鼓的眼睛正盯着自己。红刀螂伸着长长的脖子，嘴唇在蠕动，像咀嚼，像说话，但是没有发出声音。一根根接收天线一样的触角在微微晃动。

班布尔伸出手，红刀螂缓缓地爬到手掌上。

班布尔心里一阵惊喜，是它，那条断掉的触角还没有长出来，浑身又变成了蒿叶的颜色。只是肚子瘪瘪的，显得瘦弱了许多。

班布尔情不自禁地伸手去触摸红刀螂。红刀螂一动不动，任由班布尔手上的温度传遍自己的身体。它爬到班布尔的大拇指上，两只前爪紧紧钳着，生怕跑了似的。尖尖的嘴在指甲盖上移动着，像啃，像舔，也像吻。

羊群是游动的，老白马的脚步跟着羊群往前走，红刀螂被动地跟着移动。距离红刀螂栖身的红蒿丛越来越远了。红刀螂很着急，再往前走，自己就飞不回去了。

直到最后一刻，红刀螂终于振动双翅，拍打着班布尔的手臂，飞了出去。

班布尔的目光追着那片红色。阳光透过它薄薄的翅膀，折射出一束淡淡的微光。它飞得很慢，很吃力，像一片被秋风卷起的红叶，飘飘摇摇，落向那片生它养它的红蒿地。

那片红叶消失在另一片红色里。

班布尔蹲下身，平视着那片红蒿丛。风从山那边吹过来，蒿草弯下腰，又直起来。再弯下腰，再直起来。红的叶子，绿的叶子，沙沙地响着。

他站起身，拍拍手上的土。远处，黑子汪汪叫了两声，羊群开始移动了。

山风上，马背上，班布尔回过头。

暮色铺下来。蒿草地暗淡成一片墨绿的影子，那只红刀螂再也看不见了。

他夹了一下马肚，老白马甩了甩尾巴。

往前走了几步，班布尔嘴里漏出一个音，很低，很轻，像是从石头缝里挤过去的。

然后就没有了。

他只是安静地坐着，跟着羊群，向毡房的方向走去。

## 飞走的愿望

◎谭丽娜

巴特儿在草原上发现了一株蒲公英。不是一丛，是一株，孤零零地长在敖包旁边的石头缝里，花已经谢了，顶着一个白绒绒的球，圆圆的，像一小朵云落在了地上。

巴特儿蹲下来看：“你要走了吗？”绒球摇了摇，有几根绒毛松了，风一来，就要飞走。

“飞到哪里去呀？”巴特儿问。

蒲公英没有嘴巴，可是巴特儿觉得它回答了，用摇摇晃晃的绒毛回答的。

我要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巴特儿想了想，从怀里掏出一小块奶豆腐，阿妈早上给的，他没舍得吃完，他把奶豆腐掰成碎末，放在蒲公英的根旁边：“给你路上吃。”

绒球又摇了摇，这回摇得更厉害了。

巴特儿把耳朵凑过去，风正好吹来，绒毛一根一根飞起来，擦过他的耳朵，痒痒的。一个声音传过来：“你跟我一起走吧。”

“我怎么跟你走？我没有绒毛。”

绒毛继续飞，一根，两根，三根，数到第十根的时候，风停了，最后一根绒毛没有飞走，轻轻落在巴特儿的手背上。

“你把愿望给我，我带着它飞，飞到哪，就种在哪，明年你来找，看见蒲公英，就是你的愿望开花了。”

巴特儿捏着那根绒毛，想了好久好久，许什么愿呢？许阿妈的病快点好？大夫说春天暖和了就好了。许一匹新马驹？去年的已经长大了。许一把小刀？阿爸说再大一点就给他打。

想来想去，都不急，不急的事情，用掉一个愿望，好像有点可惜。

蒲公英说，每个人都有愿望的。

那根绒毛在他手指上轻轻跳了一下，巴特儿想到冬天，阿爸的手背上全是裂开的口子，渗着血丝，阿爸端起奶茶的时候，手背对着炉火，那些口子亮晶晶的。他又想到阿妈做针线活，阿妈把针鼻儿凑到眼皮跟前，穿了几下穿不上，她把针线放下，笑了一下，去烧茶了。他还想到妹妹娜仁，娜仁想要一朵花戴在头上，草原上的花一摘就蔫，有一回她捏着一朵蔫掉的花站在门口，嘴巴扁扁的。

阿爸手背上亮晶晶的口子，阿妈放下的针线，那朵蔫掉的花，这些画面放在心里很久了。他不说，阿爸阿妈也不

说，娜仁也不说，不说的事情，是不是就没人知道了？

他捏了捏那根绒毛，想到了更多的人和东西。

他想到霍林河，霍林河扭了九十九个弯，每个弯都留一个小小的水洼子。鸟飞过来喝水，喝完就走了。

他想到土拨鼠老黄，老黄的闹钟坏了，可是春天还是来了。老黄从洞里探出头的那天，草原上安安静静的，没有一个人夸它。

巴特儿把那根绒毛举到嘴边：“我希望所有不被看见的人，都能被看见，所有悄悄对大家好的人，都能有人对他们好。”

绒毛亮了一下，不是太阳照的，是自己亮的，亮了一眨眼的工夫。

风来了，所有的绒毛一起飞起来，巴特儿手背上那根也飞了起来，它们聚成一团白绒绒的球，飘过敖包，飘过羊圈，飘过霍林河的第九十九个弯。

巴特儿站在那儿，看着它飞远。

“巴特儿，你在看什么？”阿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出来了。

“看我的愿望。”

阿妈往天上看，天上什么都没有。巴特儿说：“飞远了。”

阿妈没听懂，她摸摸巴特儿的头，说：“回来喝奶茶。”

巴特儿跟着阿妈往回走，走几步，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天上什么都没有。

奶茶的热气扑在脸上，阿妈把碗推到他跟前。

巴特儿端起碗，吹了吹。

“阿妈。”

“明年草原上会有好多蒲公英。”

阿妈笑了：“蒲公英年年都有呀。”

巴特儿没有接话，把脸埋在碗后面，奶茶的热气升起来，遮住了他的眼睛。

明年，后年，大后年，草原上会长出好多蒲公英，每一株都是一个愿望开了花。

每一个看见蒲公英的人，都会蹲下来，轻轻吹一口气，那些绒毛飞起来，带着新的愿望，飞到更远的地方。

## 童话故事

### 童年里住着一行美丽的诗

◎高朵芬

#### 课间十分钟

下课啦，老师像是魔术师  
变着魔法让我们做游戏  
我的角色扮演风

老师一声指令下，我是风  
我来喽，呼呼呼，跳跳跳  
我真想蒙上太阳的大眼睛，我是风  
我真想借风的力量  
放飞一只老鹰，快快飞  
我是风，我是大英雄

同学们，快来呀  
你来扮只小公鸡，喔喔喔，学打鸣  
他来演只大狗熊，哈哈，蒙眼睛  
课间十分钟，有趣又高兴

#### 母女来画画

妈妈，我选一支绿彩笔  
画出一片绿荷叶  
上面蹲只大青蛙  
呱呱，青蛙像个歌唱家

孩子，我选一支红彩笔  
画一座红房子  
里面住只红狐狸  
腿儿长，腰儿细  
一边来跳舞，一边做游戏

妈妈，我的彩笔真神奇  
画蓝天飞鸟  
画绿水杨柳依  
孩子，我的彩笔有魔力  
先画飞船入云端  
再画宇宙大无比

#### 月亮的翅膀上

多少年了  
月亮总这样，晃悠悠躺在夜空中  
像神话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

我想问问奶奶的夜晚  
究竟有没有月亮船的船舱  
有没有她故事里的仙境

我想问问嫦娥阿姨和玉兔王子  
它们都是穿着白色衣裙的神仙吗

我托着双腮想想  
想吴刚的桂花酒，是桂花酿的吗  
想那片月光下居住的人类  
有爷爷的爷爷酒醉后的歌声吗  
想夜晚的夜晚，会有一首儿童诗  
挂在月亮的翅膀上吗

#### 捉迷藏

某个下午，班上开家长会  
几个小伙伴相约来公园春游  
空地上，树荫下  
我们挖圆的小拳头像画着  
喊出久违的石头、剪刀、布

我们伸出的小手，像鹰爪一样  
石头砸断剪刀，剪刀剪开布  
一物降一物  
这是我们藏在盲盒里的秘密

你藏在花丛里  
我寻着大树的影子来找我  
你蒙住眼睛  
我捏着你的鼻子喊出你的名字

#### 棉花糖

那一天，晚霞溜溜一下变没了  
妹妹好像从外星来的那个小矮人  
从一团火烧云的背后  
逃出来的小顽皮一样喊着  
“棉花糖、棉花糖”  
这个时候，天色更蓝了  
云絮翻滚，呼呼呼  
一团又一团涌来  
难怪妹妹发出甜腻腻的喊声  
“棉花糖、棉花糖……”

## 儿童诗

北国风光  
BEIGUOFENGGUANG



小搏克手 (油画)

晏权